

抒怀

掠一枝春天送母亲

新宁县藕塘小学 黄小秋

细雨如丝，草色青青，那是春天的信使，一路轻歌而来。水面之上的桃花，红得仿佛要燃烧起来，与雨滴共舞，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。此情此景，让人想起了那句诗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三月，春光明艳如锦，女神们的幸福时光也悄然而至。

我翻看着挂历上那鲜红的“妇女节”标记，心中却有些犯难。该送什么礼物给母亲呢？新衣？首饰？还是鲜花？这些似乎都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皱着眉头，向一旁的女儿求助。女儿笑嘻嘻地回答：“你就送姥姥一束桃花吧！”

我摇了摇头，桃花虽美，但怎能作为礼物？女儿却认真地说：“妈，谁说不花钱的礼物就不好了？妇女节咱们都有半天假，不如陪着姥姥去油菜花海里走一走，晒晒太阳，逛逛春天。开心快乐，不就是老人家最好的礼物吗？”我恍然大悟，这确实是个好主意。

3月8日午饭后，我趁机提起去景

区赏花的建议。母亲有些犹豫，担心自己的腿脚不便。我连忙安慰她：“妈，景区今天对妇女免费，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。我们开车去，保证不累着您！”母亲一听免费，就抿嘴笑了，老人都是小孩，哪有不爱热闹的呀！

于是，我们一行人坐上车，来到了郊外5A级景区骆驼峰下。清清的河水如一条明洁的腰带束在原野中间，金灿灿的油菜花映水而开，桃红李白掩映着青砖白瓦，春天的画卷在暖阳下一路铺开。被搀扶着的母亲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看看这，指指那，兴奋不已。

那一刻，母亲站在金色的花海里，手里握着一枝我刚给她采来的桃花，咧嘴看我笑。金晖正从高高的柳枝上掠过，从粉红的桃花、洁白的李花枝头掠过，轻轻洒在母亲带霜的鬓角上，细细勾勒着母亲温暖又迷人的唇角，像一幅经典的世界名画。我不由得怦然心动，笑得这么开怀的母亲，此时真像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啊！

母亲似乎很久没这么笑过了，父亲故去的第二年，母亲的牙齿迅速掉落。尽管她总说自己一个人呆着挺好的，什么都适应了，执着地用自己坚强的笑，一路慰帖着儿女们皱褶了一角生命，却忘记了岁月短暂，她能给予自己的欢乐实在太少了。

“妈，你看这张美不美？比你孙女还笑得甜，不愧是不老女神呀！”我定格下欢笑的母亲后，便扒拉给她看，母亲凑过来看了看我放大的照片，满意地点点头，叫我快些发给她，好让她发朋友圈。母亲深陷的眼眸，因兴奋而清亮，像被雨露濯洗过，桃红柳绿在她的身边，铺成了春天最美的画卷。

看着母亲的欢颜，回望体贴陪伴的丫头，我感受到一条幸福的河流，正在三代“女神”心里流淌：这一片亲情萦绕的天伦之乐，真是女神节最好的礼物。愿时光能慢些走，让天下的儿女，常能擦一枝含香凝露的春，种在母亲的瞬间……

感悟

成年人的第一件外套

袁子鹏

那天早上我走出寝室，冷空气扑面而来，如同水泥一样灌入了我的肺内，紧接着就是剧烈地颤抖，牙齿像打点计时器一样作响，全身上下无不在提醒我记得加衣服。第二日，我穿多了一些，但冬天好像躲起来了一样，非但没有冷空气，反倒还因为太阳而热了起来，那一天在热中度过。所幸这一冷一热之下我没感冒，不过总算是对这冬天有了体会。也许，冬天就是要不断穿衣服脱衣服，不然容易忘记冬天的滋味。

去年，我结束高考走进大学，一步步地从学习的海洋中走向新生活。如同餐馆里的食客走进厨房，对生活的认知从三点一线的高中学习，变成复杂多样的大学旅程，就像这个冬天一样，我开始对冷有了确切的感知。

大学校园，金黄的银杏叶在蓝天下特别耀眼。大学时代，人似乎是自由的，每个人都是生活的投资人，既能在学习的海洋里遨游，亦能在娱乐的森林里漫步。往昔十几年的光阴里，我与电子产品之间一直是隔了学业这条银河，结束高考之后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电子设备，晨昏午夜爱不释手。自然而然地把重心从学业转移到多年被抑制的娱乐需求上。

时间悄然流逝，某一刻，我幡然醒悟，自己在清醒地堕落。

所以，在这个冬日，我明显感觉空气变冷了，既是冬天降温所致，也是对生活感知加深所致：拿起手机，就用电子屏幕挡住了生活的种种，而放下手机，还有几分精力打扫一下眼前的一地鸡毛。

冬天，还有一个多月就结束了，希望明年的春天能暖和一些，要是倒春寒一定也要记得添加衣物防寒保暖。明年的银杏叶依然会如大衣一般裹紧枝干，带来一树葱茏。这个不一样的冬天让我感慨，也许，为自己负责，是成年人的第一件外套。

双牌县第三完全小学
龚明亮

生活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每每读到高鼎所写的这首古诗《村居》，我都会感慨不已。

依稀记得，我上学那会儿，书包还不重，放学也很早，只有快乐与游戏，放风筝便是其中之一。我们的风筝都是自制而成，先固定好薄竹片，再糊上白纸，绘上图画，加上尾巴即可，你做只蝴蝶，我便做只蜻蜓，你弄条蜈蚣，我便弄个长龙，一并在操场上放飞，相互追逐，此乐何极！

是啊，这本是乡村应有的样子，如今却回不去了，虽然春天依然温和美丽，风景依然旖旎迷人，但河岸的杨柳却在人去村空后变得落寞，而昔日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的学童，不是进了城，就是匍匐在书桌上写作业。难怪有人如此调侃：举头望明月，低头写作业。

十岁生日那天，女儿曾在烛光中许下愿望：在春天里放一回风筝！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，也被她那种类繁多的培训和堆积如山的作业给耽误下来，最终沦为了“烂尾工程”。春天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女儿转眼已入高中，而墙角那只老鹰风筝和我埋藏心底的歉意依然默默地悬挂在那，黯然神伤。

“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”几乎已经成了大多数父母的共识。我也自作聪明地为女儿报下了钢琴等培训班，硬生生将劳逸结合整成了连轴转，好几次，还没到家，女儿就在车上睡着了，即使是周末也在奔波，女儿连连叫累。

或许我们真的错了。面对春花美景，我的心开始不安起来。

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，我突然对女儿说：“今天，我们去放风筝吧！”

女儿奇怪地看着我：“不是还有钢琴班要上吗？”

我说：“让春天给我们放个假。”

女儿兴奋地大叫：太棒啦！随后，结结实实地给了我一个久违的拥抱。

春日融融，我静坐在酥软的草地上，看着女儿牵着她的老鹰风筝一边奔跑，一边呼喊：让雄鹰回归蓝天！顿觉一股暖意涌上心头：是啊，这才是春天该有的样子！

探春

印象



张成林/摄

忆情

磨刀

湖南省作协会员 卢兆盛

前两天在小区门口，看到一位大爷正在帮小区几个住户磨菜刀。菜刀与磨刀石摩擦发出的“霍霍”声，唤起了我有关磨刀的那些温馨的记忆。

出身于乡间，从小就与刀打交道。这里说的刀，其实也就是柴刀、镰刀和菜刀这几种刀具。而镰刀通常有两种，一种用于割草，叫草镰；另一种用于割禾，叫禾镰。不用说，柴刀与镰刀自然都是农具。

俗话说，磨刀不误砍柴工。柴刀每隔三五天，就要磨一次。刀刃锋利，才会所向披靡。

村里每家每户都有磨刀石。这些磨刀石，大多是村人从溪谷里寻回的石头，多为坚硬的砂岩石，经过溪水长年冲刷，表面已经十分光滑，稍微打磨一下，便可以用来磨刀了。

磨刀，看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并不简单，还颇有一些讲究呢。

开始磨刀时，边上置放一盆水。先将磨刀石表面淋湿，让其始终湿润，以便于刀面更快磨动。双手并用，一只手握着刀把，另一只手用手指压住刀面。刀面必须平放且紧贴于磨刀石表面上，由内往外来回磨。先磨刀的一面，估摸着差不多了，再翻过来磨另一面。千万不能将刀面竖着或斜着磨，否则，会将刀刃磨坏。

掌握了这些要领与技巧，那就等于学会了磨刀了。

草镰与禾镰的磨法与柴刀一样，只不过它们平时比柴刀用得少，因而磨的次数自然也少不了。而磨禾镰，几乎成了全村的统一行动。每年割稻开始前的一两天，家家户户便会传来一阵阵禾镰磨动的“霍霍”声，奏响了收割稻谷的序曲……

菜刀的磨法也跟磨柴刀、镰刀差不多，只是菜刀的刀面宽阔多了，却更



便于手指捏、掌控。

成家后，父亲先后送过我几个磨刀石，都是从老家溪谷里精挑细选出并打磨好后的砂岩石。几年前，住在对门的张姨，家里磨刀石断了那段时间，我帮她磨过几回；同一栋楼有几户年轻的邻居，知道我磨刀比较里手，都请我教他们磨。我毫无保留地给他们传授磨刀技法。通过磨刀，大大增进了邻居家的友情。

每一次磨刀，都是钢铁与坚石的摩擦、碰撞，都会发出阵阵短促的“霍霍”声。可以说，这阵阵“霍霍”声，就是劳动的前奏曲，就是乡里人爱听的民间音乐，尽管有些单调刺耳，却满溢着亲切而浓浓的烟火味……